

論蘇聯社會主義 經濟建設

中 級 組 第 二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中級組 第二冊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1442

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中級組 第二冊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體士路)

字數：86,000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40,000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3,500 元

目 錄

布爾什維克黨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時期）……………	一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十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	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	

布爾什維克黨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時期)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十章

一 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時期中的困難和克服這種困難的鬥爭。

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形成。這個聯盟底反蘇維埃行動。聯盟的失敗。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展開了爲實現蘇維埃政權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總方針而進行的鬥爭。

恢復時期的任務是要首先振興農業，從農業方面取得原料和糧食，使工業動作起來，——恢復工業，恢復現有的工廠。

蘇維埃政權是較爲容易地把這些任務解決了。

但是恢復時期有過三個重大缺點：

第一，當時所有的工廠是些技術陳舊落後，很快就能變成無用之物的工廠。當時的任務就是

要用新技術來改造這些工廠。

第二，恢復時期所有的工業是基礎太狹的工業，在當時所有的工廠中缺乏國家所絕對必需的數十百個機器製造廠，我們當時既沒有這種工廠，就應將其創立起來，因為工業沒有這種工廠是不能成為真正工業的。當時的任務就是要建立這種工廠，並用現代技術把它們裝備起來。

第三，恢復時期所有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這種工業在恢復時期是已有發展且已走上大道了。但後來輕工業發展過程本身也因重工業薄弱而受到阻礙，更不用說我國其他種種只有高度發展的重工業才能滿足的需要了。當時的任務就是要着重於發展重工業。

所有這些新任務，都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政策所應解決的。

必須從新創立沙俄時代所未曾有過的許多工業部門，——必須建立新的機器製造廠、車床製造廠、汽車製造廠、化學工廠和冶金工廠，必須創立本國製造發動機和電站裝備品的生產，必須增加金屬和煤炭開採量，因為這是為保證蘇聯社會主義勝利而絕對必需的。

必須創立新的國防工業，——建立新的大砲製造廠、砲彈製造廠、飛機製造廠、坦克製造廠和機關槍製造廠，因為這是加強我們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蘇聯國防能力而絕對必需的。

必須建立拖拉機製造廠和現代農業機器製造廠，並用這種工廠底產品供給農業，使千百萬細小的個體農莊能過渡到大的集體農莊的生產，因為這是為保證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勝利而絕對必需的。

所有這一切都是工業化政策所應做到的，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底實質就在於此。

當然，這樣巨大的基本建設事業非有數十億資金不行。指靠外債是沒有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拒絕借給我們債款。只好不要外國幫助而專靠本國資金來從事建設。但當時我們的國家還是個不富足的國家。

這就是當時的主要困難之一。

資本主義國家創立自己的重工業，通常是靠外方資金流入，即靠剝掠殖民地，靠從戰敗國人民方面取得賠款，靠借外債來進行的。蘇維埃國家是在原則上不能靠採取如剝掠殖民地或戰敗國人民一類的醜觀辦法來吸收工業化資金的。至於借用外債的這種辦法，蘇聯却又沒有加以利用的機會，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拒絕借款給蘇聯。所以必須在本國內部找得資金。

而這樣的資金確實也就在蘇聯本國內部找到了。在蘇聯內部找到了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設想的積累來源。蘇維埃國家把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從資本家地主手中奪取過來的一切工廠，一切土地，以及運輸業、銀行、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都一律收歸自己掌握。現在，從國家工廠中，從運輸業、商業和銀行方面所獲得的利潤，已不是用於供給資本家寄生階級耗費，而是用於繼續擴大工業了。

蘇維埃政權取消了沙皇政府所訂借的外債，過去人民單只為償付這種外債的利息，每年就要付出數億金盧布。蘇維埃政權既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消滅，就使農民免除了每年必須向地主繳納的約及五億金盧布的地租。農民因為擺脫了這一切重担，所以能够幫助國家來創立新的強大的工業。農民是切身需要獲得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

所有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蘇維埃國家手中。這些泉源能夠提供幾億和幾十億盧布供建設重工業之用。只是必須用經濟主人的態度來處置事情，在金錢消耗方面實行極嚴格的節約，實行生產合理化，減低生產成本費，剷除無謂的消耗等等。

而蘇維埃政權也就是這樣作了的。

由於厲行節約的結果，積蓄起來供給基本建設工程的資金是逐年增加了。於是就有可能來着手建築許多巨型企業，如第聶伯水電站，連接土爾克斯坦和西伯利亞的鐵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好幾個機床製造廠，「阿模」汽車製造廠（即現今的斯大林汽車工廠）等等。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投入工業的資金約近十億盧布，而經過三年就已有可能投入五十億左右了。

工業化的事業向前進展了。

各資本主義國家認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鞏固是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生存的一種威脅，於是那裏的帝國主義政府就極力設法來對蘇聯實行新的逼迫，設法引起混亂，設法破壞或至少是阻撓蘇聯工業化事業。

一九二七年五月，盤踞英國政府中的保守黨人（「硬頭派」）向「阿爾克斯」（蘇英貿易公司）舉行了挑釁的襲擊。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英國保守黨政府宣佈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有個加入波蘭國籍的俄國白衛分子在華沙刺死了蘇聯大使沃義可夫

同志。

同時，在蘇聯境內又有英國間諜和軍事破壞者向列寧格勒黨俱樂部投擲炸彈，當時受傷的約有三十人，其中有幾人受傷甚重。

一九二七年夏，在柏林、北京、上海和天津等處，差不多同時發生了襲擊蘇聯大使館和商務代辦處的事件。

這樣就為蘇維埃政權造成了補充的困難。

但蘇聯並沒有屈服於他人的逼迫，而是很容易地把帝國主義者及其代辦們底挑釁伎倆擊退了。

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反對派分子所進行的破壞工作，也使黨和蘇維埃國家受到了不少的困難。所以斯大林同志當時不為無因地說過：為反對蘇維埃政權而「結果便形成了一種從張伯倫起到托洛茨基止的統一戰綫」。雖然有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底決議以及反對派自己對黨表示忠順的聲明，但反對派分子並沒有放下自己的武器。並且，他們還更其加強了他們所進行的破壞的、分裂主義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結成了一個反黨聯盟，把所有一切已被擊破的反對派集團餘孽團結在這一聯盟周圍，並建立着他們那個反列寧主義的祕密黨底基礎，這樣來橫蠻地違背黨章以及幾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禁止成立派別組織的決議。黨中央委員會警告說：這個與有名的孟什維克八月聯盟同類的反黨聯盟如不解散，那結果是會對聯盟參加者不利的。但聯盟

參加者並沒有干休。

同年秋，在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前夜，他們又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其他幾個城市中工廠黨員大會上實行襲擊，企圖強迫黨來進行新的爭論。並且，他們還提出自己的政綱來要求黨員討論，而這個政綱不過是通常的托洛茨基孟什維主義的政綱，反列寧主義的政綱底一種抄本罷了。黨員羣衆給了反對派分子一個無情的回擊，有些地方甚至老實不客氣地把他們逐出了會場。中央再次警告聯盟參加者說，黨已不能再容忍他們所幹的破壞工作了。

反對派分子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索科里尼可夫等人簽名向中央提出聲明書，譴責他們自己的派別組織活動，並承諾說他們今後定會對黨忠順。然而聯盟事實上還是繼續存在着，聯盟參加者並沒有停止其秘密的反黨工作。他們繼續糾合他們那個反列寧主義的黨，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自己同夥中間徵收黨費，散佈自己的政綱。

因為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採取這樣一種行動，於是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和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就把托季聯盟問題提出討論，並在自己的決議中痛斥了參加這個聯盟的分子，認為他們所提出的政綱表明他們是滾入孟什維克立場的分裂主義者。

然而，這也沒有使聯盟參加者醒悟過來。一九二七年，當英國保守黨人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的時候，他們又來加緊對黨橫施攻擊。他們造作了一個新的反列寧主義的政綱，即所謂「八十三人底政綱」，把這個政綱散佈到黨員中去，並要求中央宣佈舉行新的全黨爭論。

在一切反對派的政綱中，這個政綱要算是最虛假最僞善的了。

在口頭上，即在政綱中，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並不反對遵守黨底決議並且主張對黨表示忠順，但在事實上，他們却極橫蠻地違背黨底決議，譏笑對黨及其中央表示任何忠順。

在口頭上，即在政綱中，他們並不反對黨內統一並表示反對分裂，但在事實上，他們却極橫蠻地破壞黨內統一，進行分裂路線，且已成立有自己特殊的反列寧主義的秘密黨，而這個黨分明是會變成爲一個反蘇維埃的，反革命的政黨的。

在口頭上，即在政綱中，他們贊成工業化政策，甚至責備中央沒有採用充分迅速的速度進行工業化，但在事實上，他們却笑罵黨關於爭取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決定，譏笑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要求把一批一批的工廠租讓給外國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託於外國資本在蘇聯境內經營的租借企業。

在口頭上，即在政綱中，他們贊成集體農莊運動，甚至責備中央沒有採用充分迅速的速度進行集體化，但在事實上，他們却譏笑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宣傳說工人階級與農民必然會發生「無法解決的衝突」，並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農村中的「文明租佃人」，即寄託於富農的農莊。

這是反對派所有一切虛僞政綱中最虛僞的政綱。

這個政綱是專爲打算欺騙黨而提出的。

中央拒絕了立刻宣佈舉行爭論的要求，並向反對派分子說，爭論只能根據黨章，即只能在黨

代表大會召集前兩個月宣佈舉行。

一九二七年十月，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前兩個月，黨中央委員會宣佈了全黨的爭論。到處都開起爭論會來了。爭論底結果對於托季聯盟原是極其悲慘的。投票贊成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萬四千個黨員。贊成托季聯盟的只有四千人，即還不滿百分之一。反黨聯盟被迎頭擊破了。黨內絕大多數都一致否決了聯盟所提出的政綱。

這就是黨所明顯表現出來的意志，而當時聯盟參加者自己正是訴諸黨底意見的。

然而這次教訓也沒有使聯盟參加者醒悟過來。他們不僅不服從黨底意志，反而決定要破壞黨底意志。還在爭論未結束以前，他們眼看自己必然會遭到可恥的破產，於是決定採取更尖銳的手段來反對黨和蘇維埃政府。他們決定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行公開的抗議示威。他們選定的示威日子是十一月七日，即蘇聯勞動者照例舉行革命全民示威的十月革命紀念日。這樣，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就是立意要舉行一個平行的示威了。果然不出所料，聯盟參加者所能帶上街去的只是他們那一羣少得可憐的應聲蟲。應聲蟲和他們的魁首是被全民示威隊伍踏壞和攆走了。

此時，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滾進反蘇維埃泥潭的事實已是不容置疑的了。在舉行全黨爭論時，他們是向黨控訴中央的，而在這裏，在他們舉行這個可憐的示威時，他們却已走上向敵人階級控訴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道路了。他們既已抱定破壞布爾什維克黨的目的，也就必然要滾到破壞蘇維埃國家的道路，因為在蘇維埃國度裏，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是分不開的。於是托季聯盟底魁首們便以此而置身於黨外了，因為在布爾什維克黨隊伍中間，是再不能容許有滾進了反

蘇維埃泥潭的人們立足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了。

二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成功。農業的落後。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

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托季聯盟的潰敗。政治上的兩面派手腕。

到一九二七年末，已可明白看出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獲得了有決定意義的成功。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實行的工業化，很快就有了重大的進展。工業和全部農業（包括森林業和漁業在內），就其出產總量說來，不僅達到戰前水準，且已超過這個水準了。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增到百分之四十二，達到了戰前時期的相當的水準。

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部分，排擠着私人部分而迅速增長起來，從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私人部分底比重在同一時期內，卻從百分之十九降到了百分之十四。

這就是說，蘇聯所實行的工業化是帶有很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蘇聯工業是循着社會主義生產體系獲得勝利的道路發展，工業方面「誰戰勝誰」的問題已預決要由社會主義獲得勝利了。

私人資本在商業方面也很迅速地被排擠，私人資本在零售方面所佔的比重已從一九二四至一

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更不必說批發商業，這裏私人資本所佔的比重在同一時期內從百分之九降到了百分之五。

尤其增長得迅速的是巨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它的出產量在一九二七年間，即在恢復時期以後第一年間，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這是一種打破紀錄的增長數字，是資本主義最先進國家中的大工業也不能達到的速度。

農業，特別是穀物業方面的情形，却就不同了。雖然農業整個說來已超過戰前水準，但它的主要部門——穀物業——出產總量，却只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九十一，而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即賣出供給城市需要的部分，至多也不過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七，並且當時所有一切事實都說明，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有繼續低落下去的危險。

這就是說，一九一八年開始在農村中發生的那種由巨大商品經濟單位碎裂為細小經濟單位，再由細小經濟單位碎裂為極小經濟單位的過程，仍然繼續着，細小和極小農民經濟變成為半自給的經濟，只能出產最低限度的商品穀物，一九二七年時期穀物業所出產的穀物，雖然只稍微少於戰前穀物業所出產的數量，但當時穀物業所能出賣給城市的穀物，却只稍微多於戰前穀物業所能出賣的數量三分之一。

毫無疑義的，讓穀物業所處的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那蘇聯的軍隊和城市居民就會陷於經常挨餓的境地。

這曾是穀物業的危機，在這種危機後面一定會有畜牧業的危機跟着發生。

爲要逃出這種狀況，必須在農業方面過渡到能運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並把穀物業商品產量提高幾倍的大規模生產。當時在國家面前擺着有兩種可能道路：或是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大生產，結果就會使農民大衆遭到破產，使工農聯盟陷於滅亡，使富農勢力加強並使社會主義在農村中遭到失敗；或是把各小農戶聯合成爲社會主義的大農莊，聯合成爲能運用拖拉機及其他現代機器來迅速提高穀物業及其商品產量的集體農莊。

當然，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只能走後一條道路，即集體農莊農業發展道路。

黨在這方面所倚據的，是列寧認定在農業中必須從細小的農莊過渡到大規模的勞動組合的集體的農莊的如下一些指示：

(一)「靠小農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境遇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頁。)

(二)「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農莊來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來生活，也是不免要滅亡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七頁。)

(三)「如果農民經濟能够更進一步發展下去，那就必須穩穩地保證更進一步的過渡，而這種更進一步的過渡就一定會要把最少利益、最落後、規模狹小、彼此分散的農莊逐漸聯合成爲規模巨大的公共農莊。」(「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九九頁。)

(四)「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

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這就是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前夜的局勢。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是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開幕的。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八百九十八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個有發言權的代表，一共代表八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三個黨員和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七個候補黨員。

斯大林同志在他所作的中央工作總結報告中指出了工業化獲得的種種成功以及社會主義工業迅速高漲情形，同時向黨提出了如下的任務：

「在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不論是在城市或農村中，都要擴大和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命脈，抱定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的方針。」

斯大林同志拿農業來和工業比較，並指出農業——特別是穀物業——因本身散漫不能採用近代技術而陷於落後的情形時，着重指出說，農業方面這種很不雅觀的狀況，可能使全部國民經濟受到威脅。

「出路何在呢？」——斯大林同志問道。

「出路，——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就在於用公共耕種制做基礎來把零散的小農莊聯合為大農莊，用新的更高的技術做基礎來實行集體耕種制。出路就在於循序漸進，然而一貫到底地，不是用強迫方法，而是用表彰和說服方法，把小的和極小的農莊聯合為大的農莊，以公共的共耕式的集體的耕種制做基礎，同時採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增加農業強度的科學方法。別的出路